

中国和西方对东南亚称谓略考

王丽敏*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南亚地区先后被冠以许多不同的称谓，“东南亚”概念的形成也只是晚近的产物，反映了该地区由一个中西方影响下的边缘地带向独立区域实体的过渡。称谓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旧时代交替的先声，是对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分析其时代特性也将给予我们以历史的启迪。

关键词：称谓变迁；中国；西方；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4)01-0061-05

The Titles of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nd the West

Wang Limin

Abstract : During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has been dubbed many different titles. Southeast Asia is just a product of recent time , reflec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region influenced by the other regions to an independent entity. Title changes , to some extent , can be regarded as the harbinger of an age turn and a prediction of a new historical process. Thus , it will give us enlightenment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Key words : Title changes ; China ; the West ;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地处中西方交通要道，既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又是中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该地区曾先后被中西方文献冠以许多不同的称谓，“东南亚”这一概念的形成也只是晚近的产物。称谓的变迁反映出不同时期东南亚乃至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格局的演变与趋势，也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认知视角，故此，对它的探讨实有必要且深具意义。本文将之分为中国称谓系统、西方称谓系统和今日“东南亚”初作分析，并尝试从中透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中国称谓系统

东南亚是中国人民较早熟知的一个地区，由于地处中国南方海洋之中，其命名多以“海”、“洋”称之，且多与中国华南地区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地理区域^①。随着人们对海洋认知的加深，东南亚地区被赋以不同的名称，其所指范围也经历了长期演变的过程。

(一)古代“南海”

中国文明发源于内陆，但中国人很早就对海有了初步的认知。《诗经》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谈天地，谓九州之内有“裨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王赓武教授最早提出将中国华南部与今东南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亚洲东南地区”(South-eastern Asia)，且这一古代区域单位不同于今日“东南亚”(Southeast Asia)，见 Wang Gengwu,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pp.3。隆巴德教授“另一个地中海”概念的提出，是对王赓武教授“亚洲东南地区”概念的明晰化和系统化，将包括南部中国与环南中国海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体作为研究视角，探讨这个区域内的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见 Denys Lombard, *“Another Mediterranean 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1, 2007.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①。由于地理认识的局限,古人最初依据方位或感观而对海洋加以命名,对以南的海称“南海”,而对环陆地的近海称为“裨海”,对更为广袤的海域则称之为“瀛海”。

随着中国自北方向南方地区的推进,古人对海洋的认知也随之向南扩展,将南部的海域称为“南海”。由于古代中国缺乏明确的疆域概念,因此南海概念的范围也只是作为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地域指向,且随着人们活动尤其是海上贸易活动的扩大而逐渐延伸^②。可以肯定的是,至晚在秦汉时期,中国已同南海诸国建立了海上贸易联系,“南海”所指已不仅为中国南方沿海,而是逐渐向南延伸至今日东南亚地区^③。

(二)古代“东、西洋”

“洋”字的出现,可推至先秦时期,《山海经·西山经》即载“昆仑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注入丑塗之水”^④。把“洋”解释为“海”之义,最早见于北宋《广韵》,“洋,又海名”^⑤,南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三云:“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⑥。可知,至晚在两宋时期,人们已对“洋”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即更深的大海之中心地带,此后“洋”之称被广泛用于东南亚地区,在不同时期有“东洋”、“西洋”之属。“此种(东、西洋)地域称谓,实由航海习惯而创生,本不在确立地名。最初,仅止辨明航行方向,积累日久,遂具一定界域”^⑦。

元明以来,“东、西洋”之称名噪一时,其界域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⑧。直至明朝中后期,“东、西洋”的概念随着西方的到来而呈现萎缩之势,地域也基本局限在今东南亚一带,即《东西洋考》所载东西洋针路之范围^⑨。此时中国载籍虽仍见“东、西洋”之名,但已渐呈式微之势,专指今东南亚诸国及其海域的“南洋”之名遂应运而生。

(三)“南洋”

“南洋”一词多见于中文文献,而其具体所指何处、于何时首现,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冯承钧先生认为,“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始有南洋之称,惟彼之所谓南洋者,盖古南海之一部”^⑩。此后据陈佳荣教授考证,包涵海域之义的“南洋”一名可上溯至南宋时期真德秀所撰《真文忠公文集》,系指厦门港以南的海域,但对其是否包括今之东南亚地区,似难断言^⑪。

笔者认为,陈佳荣考证之“南洋”与冯承钧所指之“古南海”含义大致等同,皆是在对海洋认知匮乏的背景下中国对其南方海域的泛称,而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称之“南洋”,也即冯氏“古南海之一部”之谓,在

地理上更接近对今日东南亚的指称^⑫。需要指出的是,“南洋”和“南海”之称并不存在严格的历史界线,至今仍交叉并用,但不同时期二者甚至是其本身所指的地域有所不同,大体呈现地域化和专门化的态势。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南下移民浪潮

①汉·司马迁著:《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王赓武教授曾对中国早期南海贸易活动作出论述,论及秦汉之时中国航海范围已延伸至今日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地区,此后逐步打开了南洋海路的通道。Wang Gengwu,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③韩振华教授将“南海”(“涨海”或“南洋”)区分为中国之境的南海(“涨海”)和外国之境(南海诸国)的南海(“涨海”或“南洋”),并考证作为中外界限的中国之境的南海海域,其东北被以万里石塘的起点(在琉球、潮州的海面),其西北部以万里石塘终止于龙牙山作为界限,西部海界以“万里长沙”(古帕拉塞尔)以东及其海面为界,南部海界以千里石塘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宋代以前南面以万里石塘及其海面为界限,后扩展到南沙群岛及其海面)。见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论证》,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

④郭璞注《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⑤宋·陈彭年等著:《广韵·下平声》,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

⑥宋·赵令畤撰:《侯鯖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

⑦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⑧见何凤瑶:《东西洋的界域和变迁》,《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另陈佳荣教授在《宋元明清之东西南北洋》一文中,除对不同时期四洋的界域变迁有更详细的论述外,对东西洋界域与前者有所不同。见《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以下版本同)。笔者认同何文,认为大致以明朝万历年间为界,东西洋界域较之元、明初期变化巨大,且初步奠定了今日东南亚的范围。

⑨见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八,《舟师考·二洋针路》。关于东西洋针路及地名,张礼千教授曾作详细考证,见张礼千著:《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书局印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版。

⑩冯承钧:《中国南洋之交通》,《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七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⑪陈佳荣:《宋元明清之东西南北洋》,《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⑫陈氏“南洋”包括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加里曼丹岛南岸和巽他群岛,相当于今日东南亚的一部分。

的兴起,“南洋研究”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①。“南洋”一名也被赋予地理概念之外的新的人文内涵,独领风骚达半个世纪,可谓“南洋时代”的鼎盛时期^②,由此引发对其涵义的诸多争论。

赵正平“综合各家之说,以广义狭义分之”,得出“四义”之说,并依据华侨在亚洲分布情况而采取最广义的概念,即“南洋云者,印度支那半岛与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大洋洲之总称也”^③。然而赵氏之说并没有终止对“南洋”定义的解读,1940年南洋学会的诞生,不仅开启了南洋研究的新时代,且推动了当时乃至以后诸多南洋研究机构的创立及报刊杂志的发行,“南洋”一称的广泛应用,使其概念更加明确,可以说“南洋”就是指东南亚。即如许云樵教授所说,“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限定。现以华侨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④。具体方位即“西自缅甸西境(东经92度),东至伊里安岛中部的亚澳分洲线(东经142度),东西长五千四百公里。北起缅甸北境(北纬29度),南达帝汶南岸(南纬11度),南北广四千四百公里”^⑤。

至此之时,“南洋”这个中国词汇比任何其他地理概念都更加接近于现代的东南亚概念,“虽然该地区的界限在当时仍然不明确而且变化不定”^⑥。此后,随着“东南亚”之称的普及,“南洋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二、西方称谓系统

(一)古代“东方”

由于地缘因素,西方——这里指欧洲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要相对晚得多。欧洲西邻大西洋,因此他们对欧洲以外的地区统称为“东方”,意即“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东方”一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概念,最初是对非欧国家的称谓。

初期,“东方”仅指邻近的埃及、地中海东部及邻近地区,随着西方继续向亚洲的探险,“东方”所指范围不断向东,延伸至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的一部分。所以,古代“东方”并非一个清晰的地域概念,却反映了欧洲对世界地理认知的程度。《马可波罗行纪》的问世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15世纪,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帷幕的拉开,东南亚地区相对完整地进入了欧洲视野。葡萄牙人皮列士所著《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一书展示了从埃及、波斯、经印度到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航程,大致即今亚洲东部地区^⑦。

在此之前,欧洲并没有关于东南亚这一地域的

特殊观念,更没有专门的名称称呼该地区。随着葡萄牙人在马六甲以及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殖民统治的建立,东南亚地区的称谓随其历史而发生了转变。

(二)“东印度”

15世纪,随着西方航海时代的到来,印度成为欧洲人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东印度”之名也随之出现。

从名称上看,“东印度”是相对于“西印度”的一个概念。15世纪,哥伦布到达美洲后,误认为是印度,因此欧洲将南北美洲之间的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而称印度以东的地区为“东印度”;从地理上看,东南亚地区有时也被欧洲称作“远印度”^⑧。而对该地区的归属则可追溯至“教皇子午线”的出现^⑨,这首次的世界殖民划分便决定了15世纪的“东印度”基本在葡萄牙的统治范围内。

此后随着西方殖民者陆续到来,各国围绕贸易之

①关于“南洋研究”的兴起及发展,可参见许云樵:《从“南洋研究”说起》,《东南亚研究》第四卷,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68年版,第93~95页;及其《五十年来之南洋研究》,刘问渠:《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版,第133~150页。

②20世纪30年代,廖钢鲁作《华侨移殖南洋时代考》一文,考证“唐朝为我华侨移殖南洋开始显著的时期”,见《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30期。从20世纪上半叶国人南下的移民潮及“南洋研究”的兴盛推断,此时为“南洋时代”之名鼎盛之时。

③赵正平:《中国与南洋》,1929年第1期,孟利群选编:《南洋史料续编》(第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④(新加坡)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61年版,第3页。

⑤(新加坡)许云樵:《五十年来之南洋研究》,刘问渠:《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版,第133~150页。

⑥(新加坡)王康武:《新加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

⑦详见(葡)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Alice Taylor,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2, pp3.

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回到西班牙后,西班牙政府相信这个新发现的地方就是“印度”,即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确认其主权,为此划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以西约100里格(约3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区域划归西班牙,以东划归葡萄牙。麦哲伦环球航行后,西、葡两国因摩鹿加群岛重起争执,后又在群岛以东17°划线,以东和以西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转引自吴于廑等主编:《世界近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利矛盾不断。17 世纪初,有“国际法之父”的格劳修斯著《论海洋自由》一书,从发现、教皇赠送及战争等角度表明葡萄牙人对东印度无任何主权,荷兰人有权参与东印度的贸易并拥有航海权^①。17 世纪后期,荷兰在东印度呈独占之势,“东印度”之名也适用于荷属东印度,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可将其视为地理上狭义的“东印度”。

此外,东南亚地区也被欧洲称作“远印度”^②。这一称谓不仅有地理含义,也包括文化含义,指受古代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R.C.马宗达教授在其《古代印度在远东的殖民地》一书中指出,“印度文化的影响如此广泛,这就使得许多人把这一切看成是印度移民、东南亚部分地区殖民地化或实际上被征服的结果,从而把东南亚视为‘外印度’或‘大印度’”^③。其具体范围,据赛代斯所说,“在地理上称之为‘外印度’的那个区域包括除菲律宾以外的马来群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或恒河以外的印度,其中有马来半岛和缅甸,但不包含只是作为印度和孟加拉的延伸部分的阿萨姆,也不包括东京和其历史发展处于印度影响之外的越南北部”^④。

无论是“东印度”、“远印度”抑或是“外印度”、“大印度”都反映了西方对印度和东南亚联系的关注,并将东南亚视为“印度向东的延伸”^⑤。由于对殖民属地的划分,西方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并非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地域。此外,由于其殖民背景而带有明显的殖民属性,该称谓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是更多地使用“远东”一词。

(三)“远东”

关于“远东”,《传统的东亚》一书称,“欧洲东行至广州、日本和印度(指大印度)后,将这些遥远的地区统称‘远东’。而美国人在初到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后,称其为‘远西’。而今日较为广泛的称呼则为‘东亚’,从地理上来说更为精确,且取代了过去欧洲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落后观”^⑥。

可知,“远东”的范围经历了长期的演变,是欧洲对“东方”进一步认知的产物。相对于“近东”、“中东”而言,“远东”最初或可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地区,而以后则被排除在外^⑦。“远东”之义逐渐与“东亚”^⑧(包括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同,指位于印度洋东岸和西太平洋之间的亚洲东部地区,东南亚地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远东”一词盛行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半叶,尤其是作为军事单位,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广为传

播,至今仍有沿用。该称谓虽具一定程度的整体意义,但仍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且更多地带有政治和军事涵义,作为过时的欧洲中心观的表述,渐为“东南亚”所取代。

三、今日“东南亚”(Southeast Asia)

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存在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拥有整体认同感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⑨则是近半个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东南亚”概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据笔者检索文献发现,早在 19 世纪,曾出现与今日“东南亚”(Southeast Asia)相类似的名称,即“亚洲东南地区”(South-Eastern Asia)^⑩,霍华德·马尔科姆 *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embracing Hindustan, Malaya, Siam and China* 一书中,较早使用“亚洲东南地区”^⑪这一概念。其范围包括印度、缅甸、曼谷、新加坡、马来亚以及中国广州等地区,比今日“东南亚”范围宽泛许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一词才作为重要的军事术语而问世。1943 年夏,盟军为对抗日本,

① 详见(荷)格劳修斯著,马忠法译:《论海洋自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② Alice Taylor,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2, pp.3.

③ 转引(新西兰)自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 页。

④ 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

⑤ Charles A. Fisher, *South-East Asi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Methuen & Co., LTD, 1965, pp.3.

⑥ 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Great Tra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 pp.3.

⑦ 见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该书在对“远东”定义时将印度、锡兰、缅甸排除之外,但又不否认印度在该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故仍将其纳入远东历史的介绍中。

⑧ 此处“东亚”应指广义而言,包括今日的东南亚在内,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9 页。

⑨ 东南亚(Southeast Asia)一词的拼写,尚有“东·南”(South-East)或“东·南”(South East)的形式,笔者以 Southeast Asia 作为习惯认可的拼法,故对后两者不作讨论。

⑩ “亚洲东南地区”译法由 20 世纪 50 年代姚楠教授所提出。见(新加坡)王赓武著,姚楠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 年版。

⑪ Howard Malcom, *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embracing Hindustan, Malaya, Siam, and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1839 (Volume I), 1840 (Volume II).

在锡兰设立“东南亚司令部”(初称“东亚最高统帅部”,不过二者的区域界线是一致的)以应对突发的军事问题。最初它的地理责任区仅限于缅甸、泰国和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1945年后,扩大到包含了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西帝汶除外)、北婆罗洲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①。

战后,“东南亚”之称开始被广泛用于指称印度和巴基斯坦以东、中国以南的半岛和群岛国家^②。尽管东南亚的整体性渐为西方所意识,然而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最初仅作为一个军事区域而存在,所以,此时的“东南亚”并不完全等同于今日的地理范畴,主要包括“锡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后来又加入了婆罗洲、爪哇和西里伯(Celebes)群岛及法属印支半岛地区”^③。此处将锡兰亦包括在内,而排除了菲律宾群岛。

自霍尔的《东南亚史》于1955年出版后,今日东南亚的地理范围才基本奠定下来。尤其是霍尔从称谓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反对使用诸如‘外印度’、‘大印度’和‘小中国’这一类的名词,甚至久经沿用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词也容易招致严重的异议,因为它们掩盖了下列事实,即有关的各个地区并非是印度或中国的文化附属物,而各自有其极为明显的个性”^④。需要补充的是,在此之前,西方著作大多倾向于描述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史尤其是贸易史,表现在称谓上同样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这对当前东南亚地区或整体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不适用的。

与此同时,王赓武教授将“亚洲东南地区”这一名称区别于“东南亚”。他指出,在中国和印度进入之前,该地区具有文化和种族的相似性,故“亚洲东南地区”(South-eastern Asia)这一古代区域单位不同于“东南亚”(Southeast Asia),前者包括30°N以南、95°E以东的海陆区域^⑤。尽管王氏无意对地理概念作出划分,但将中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通称为“亚洲东南地区”,并指出其不同于“东南亚”,无疑从文化和种族层面对“东南亚”的整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东南亚地区整体历程认知的进一步深化。

正如尼古拉斯·塔林所说,“东南亚这个名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起来,他表明了人们认可了这一地区的统一。尽管没有预先判断这种统一的性质,然而学术研究和著述已表明这一名称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表达”^⑥。

结 语

东南亚是中国人民较早熟知的一个地区,16世纪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纪,随着西方国家的到来,中西方影响开始了历史性的相遇。至此中西两种称谓系统或共存或消长,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然若将其放入历史进程的框架中,却又不无轨迹可循。笔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的称谓变迁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由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密切的历史联系,16世纪之前,以“南海”、“东、西洋”为主,此后直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掀起南下高潮,涵义更为丰富的“南洋”之称日盛,“东印度”、“远东”之称也随着西方的到来而流行,此时中西方使用各自的称谓系统,呈共生态势;二战后,随着东南亚各民族国家的建立,“东南亚”一词萌发并逐渐发展为该地区的正式名称,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使用。

称谓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旧时代交替的先声,是对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通过分析其时代特性,也给予我们以历史的启迪。从东南亚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称谓,都是以中国或西方为中心的概念,都反映了该区域作为边缘性地带的存在,而其内部的分散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它在早期中西方影响下的边缘性特征。直至“东南亚”概念的产生,该地区才逐渐并努力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独立的整体。笔者无意夸大外来因素在东南亚历史中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东南亚一体化的进程而消逝,反而经过历史的沉淀已发展为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经过本土化而持续作用于其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

①(英)迈克尔·利佛(Michael Lefer)著,薛学等了译:《当代东南亚政治研究指南》,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503页。也有材料称“东南亚司令部”最初的责任区还包括锡兰,见(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著,瞿同祖编译:《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 史迪威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5页。

②Charles A. Fisher, *South-East Asi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Methuen & Co., LTD, 1965, pp.3.

③Anne Sharp Well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Lanham, Maryland, an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9, pp.248.

④(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页。

⑤Wang Gengwu,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pp.3.

⑥(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